

父亲的信条

戴发祥

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现已是八十岁高龄,印象中他是个刚强独立的硬汉,直到上半年住院之前,我还带着他到安徽黄山游玩,他拄着拐棍,三五十步一歇地独自登上光明顶,不少同行的游人都佩服父亲的勇敢与耐力。

父亲毕竟年事已高,抵挡不住自然规律的摧残,特别是今年两次手术住院。一次是上半年在市人民医院动静脉曲张手术;另一次是在野外做农活时不慎摔倒,胸椎骨折,住进了本地一家骨科医院。在护理期间,父亲渐渐显出老态,佝偻的身躯及伤痛使得他行动迟缓,即使在我的帮助下起床也得费很大的劲。让我做儿子的一时茫然无措,恨不能有所分担。

父亲到我家里几乎从不过夜,对子女和他两个至亲的妹妹都一样。父亲的心思我明白,他是担心麻烦我们,还担心被人嫌,没有在家自在。于是父亲成了在外工作的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人。平时有空就带上家人,约

上哥哥姐姐回家探望他老人家。每次返回时,父亲总在家门口望着我们离去,并且不忘叮嘱下次再来。我理解父亲的孤寂、眷恋神情,这一点总让我心酸。

父亲幼年丧父,上面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身体瘦弱多病,在父亲十八岁那年去世;下面还有两个妹妹,父亲于是早早承担起家庭的重任。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可谓是历尽艰辛。在我印象中他干得都是些重体力活,拉矿石,替供销社到江西挑米,下河捕鱼,砍窑柴,和母亲一起做豆腐,多的时候一天要做十多板手工豆腐,为此家里需要大量的柴禾。父亲有时要到七八里甚至十几里外的山上砍柴,早上四五点钟吃上两碗油炒饭,要捱到晚上五六点才到家。

父亲还做过小贩,在那个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特殊年代,小贩是被明令禁止,或被当作“贩卖”,或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的。为了生计,父亲只好打游击,昼伏夜出,有一次江西的上家,也是我的远房亲戚到我村收货,乡邻把村里要抓的消息告知我父亲,父亲连夜带着亲戚远走

他乡,躲过了一劫。

父亲没进过学堂,只是在做私塾先生的爷爷潜移默化影响下,识得不多的几个字,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参加了原来底本乡造桥抽水工作,完全靠自学,学会了电机工作原理,在村里做电工,担任村机埠抽水员。在帮村集体农田灌溉期间,父亲常走夜路,一个手电筒,多买只电池都不舍得,一直用到只能发出微弱的光才肯换。父亲从来不沾集体便宜,机器发生小故障也都由他自己排除,不耽误“双抢”用水,几十年来,村干部一直叫他干这份行当。

父亲多年为村集体工作,虽说只是做点平凡的小事,却让他感受到村干部的信任,百姓的爱戴,有了一种荣誉感。这样的荣誉感成了父亲教育我的依据:做人得让人家相信你。

父亲的一生,用四个字来形容:勤劳朴实。他曾经用这句话告诫我,老老实实地做事来赢得他人对你的信任。老实本份是他一生的信条,是他做人的准则。这就是我父亲,一个平常又不平常的人。

让生命中总有一点儿闲

如初

这个世界很忙,每个人也很忙,忙着推脱,忙着没时间,永远把时间留给“下一次”,而“下一次”又是何时?或许没有了后文,或许再也没有了“下一次”。一个“忙”字,可以成为最上乘的理由,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没有时间做真正有意义的事,失了重心,失了快乐,却空忙得理所当然。

在这个忙碌的社会里,总该腾出点闲的时间吧,给自己,给家人,给所有爱你的和你爱的人。有更多的闲,是一个人与一个社会进步与健康的标志。合理管理时间,是一种能力;善于利用时间,是一种智慧;能在得闲的时间内做快乐的事,更是一种生活的美好。

可惜记这个美好目标的同时,我们得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有闲的时候,我们都在干什么?

打麻将、看电视、喝酒吃饭、看手机……估计没落下什么。

这样的闲也是一种忙,忙着应付各种廉价的社交,难以有创造力,也难以让心灵腾飞。因为我们没有学会独处,没有学会与自己对话,没有学会静心思考,也不习

惯一个人走路和仰望星空。在真正空闲的时候,又想着如何让自己充实,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忙”。于是乎,又以各种理由继续着各种“忙”。

闲,是廉价的又是高贵的。有闲时却虚度,有闲又不会闲,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俨然闲得很空洞。“闲聊”、“闲逛”都成了一种奢望。我们讲究“直达”、都是功利地直奔目标,过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闲,是一种无聊,却是奢侈的可贵。什么时候我们也该在闲的时候,仰望下蓝天,倾听下海浪,听风也听雨,听爱人在耳边悄悄私语;什么时候我们也该在闲的时候,给自己发呆的时间,静心思考,回到自己的内心,也是一种对生命更透彻的理解。

在全世界,如果论创造力,法国是最好之一。法国人认为,法国之所以有创造力,跟夏天的休假紧密相关。每年,都会有这样一个地方,给自己发呆的时间,闲时才会了更多更强的创造力。“忙”就是心亡,没有闲,再忙也是没有意义。

我们何时能真正的闲,闲得快乐,闲得有意义,把闲,成为对生命的奖励与激励,我们还是需要时间!

临窗听雨思流年

林圣艳

在这个世间,每个人大抵还是平凡的,经历岁月洗礼,尝尽人生百味。然而,刘高汉先生的一生,却更似一场戏,一阙词,一首诗。从戏剧创作,到诗词歌赋;从各类志书的编撰,到历史文化的研究,他的诗情、才情、性情全溢于纸上,令人钦佩。

我很幸运与他相识在文学聚会上,之后更有幸与他共事了几年。他高古、睿智、包容,是我的恩师,亦是我的益友。这次,他将自己所著的一些文章整理成书,取名《临窗集》,并嘱我作序,我有些惶恐,深知其情意,又怎能辜负。

这是一本近十五万字组成的合集,由杂著篇、故事篇和诗联篇组成,是一本融史料性、知识性、故事性于一体的读本,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一个地域的文化史和百科全书。

刘老从退休以来,专注对开化历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这不仅是一老文化人对家乡水土难以割舍的情怀,也是一种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更是对开化历史文化做出的解读与思考,并将这种历史认知和文化体验化成了生动的书写符号,呈现在我们面前。从开化地名由来的探究,到古村落的人文足迹,细说着历史

悠长;从名人说事到地方文化,镌刻着历史遗落的印迹;从古老传承到说时依旧,辨证了一场场与时空的对话,历久而弥新。在这些文章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祖先历尽艰辛觅得足下这方土地,他们从远古走来,鲜活在我们面前,他们的故事生生不息,文明薪火相传。让我们在审视过去的同时,更加重视现实存在的意义。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养一方文化,积淀于民间和社会的民俗文化,保留着历史演进,乡村发展的生动印迹。这山这水、那人那事、物质与非物质的,以故事形式呈现时,渲染出的不仅是生动形象,还有内心产生的震撼和敬畏。一道菜的故事,一个地名的传说,一座古迹的由来,讲述着正义与美好,曲折与传奇。这些故事为开化的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也为开化历史文化的衍生、演变和发展作出积极的探索。

集中的诗词是刘老一生的真实写照,这一生他走过的路,经过的事,命运的多舛与百转千回,让我们在他的文字里,看到了他接纳世事的从容,更读懂了他的执着与深邃。从六十年代开始的“风雨征途逐浪舟”到下乡劳动改造的“独占清风抱月眠”,

内心的荒凉与辽阔,且以“清茶代酒话生平”。读书、访友、赏花、听雨、望月,即情即景,在他的诗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临窗的“少年郎”,你是否还依旧思流年?

看其文章,读其一生。夜深人静,月明星疏,在翻阅这本书稿时,我竟落下泪来。虽是风雨剥尽旧时颜,却是一腔碧血写春秋。感山水之奇绝,悟天地之幻化,叹岁月之沧桑,抒人间之情怀,诗文歌赋、传记题铭、人文故事,杂文集锦,或浓墨重彩、或情真意切。在笔墨间,氤氲往事沉浮,旖旎岁月流年,字里行间,都是对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深情注视。

刘老出版的作品无数,而这本《临窗集》是承载他一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积累,见证了他独具个性的性情与豁达心态。时空虽变幻,岁月虽蹉跎,而关于历史,关于记忆,关于生活,关于情感,却根植与心。它不仅是一本寻踪历史、盘点遗迹、延续文脉、服务现实的文化书籍,更是一种精神标识,一种文化传承。

既是如此,我们不妨在这跨越时空的纬度里,放慢脚步,悉心品味;不妨从内心抽出一丝宁静,临窗、听雨、思流年。



醉春风 章安君 绘

夏日的荷花

毛宗兵

我是六月末出生的,对荷花情有独钟。小学课文里,有一首唐朝诗人杨万里《小池》的诗,这首诗把夏日的乡野描写得淋漓尽致,我甚是喜欢。

前不久,在马金镇登云村看到一块田里开满了荷花,五颜六色的,四周都是绿油油的稻田,让人不禁驻足观赏。荷花在马金一带可谓少之又少的,一般是淳安移民种植的,他们勤俭持家,常常在小山塘、水沟、水田里种一些荷花,挖藕卖增加收入。

第一次看见大片的荷花,是十年前在杭州。那时我在玉皇山旁边的工地上打

工,每天只有十三四元的工钱,舍不得去三潭印月等买门票的景点玩,常常坐在湖边,看一看在风中摇曳的荷花,看一看过往的人群,感受一下“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意境,还有北宋周敦颐的“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意境荷花,以其仙子之形、君子之品独立于世。而能集品、形于一身的,这世间万物,又有几何?

如今成家立业,养儿育女了,出门的机会甚少,真不知何年何月能再去西湖观赏一下荷花。

杨子荣打虎上山

老狼

打虎上山
且跃马
北风如鼓
也没有一颗
石头能挡住
江河
风吹天地
世界归一
可连接北斗
七星
但胸中藏有一
捧星火
只能令人耻笑
后退是不可能
沉重的凶像
这崩溃的山河
是不可改色的
镇定是不可能的
在威虎山
一如座山雕威
严的头颅
仿佛随时会闪
出斑斓大虎
大地摇晃
满目肃杀
雪连山雪
山连山
已不可置疑
威虎山有虎